

他们带我找小姐

1

「欧阳乾，你个混蛋！你死哪去了？这么长时间就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！你个混蛋！你个废物！你个没良心的玩意.....」我刚接起来电话，对方一通连哭带骂就给我轰晕了。愣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.....这不是杨蒙的声音吗？

我赶紧劝道，别哭，别哭，有话好好说。话没说完，又招致了对方歇斯底里的一番哭骂。

原来这小妮子一直找不到我，打电话到我宿舍都不知道我干嘛去了，她竟然费劲巴拉的找到了王辉。王辉本来不愿意告诉她手机号码，但架不住这妮子的死缠烂打一番哭闹，最后终于屈打成招。以至于我刚一接电话就噼里啪啦挨了一番痛骂。

「死欧阳！死混蛋！这么长时间你都死哪去了？亏你还用了手机，给我打个电话你能死啊你！死混蛋，你怎么不去死啊你.....」我无语的听着杨蒙哭泣的诅咒，无端想起了周星驰的台词：我是一个跑龙套的，但不是一个死跑龙套的。

「.....杨蒙，你骂我混蛋也就算了，但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个死字去掉？」我刚说完，又招致了一番更猛烈的痛骂：「你就是死混蛋！死欧阳！死混蛋混蛋混蛋！死死死死混蛋.....」

看来我跟周星驰一样，注定命运多舛。

不过我还是松了一口气，这小妮子情绪虽然激动，但还好王辉没有告诉她我现在的情况，否则我不敢保证她会不会直接打辆面的杀过来，在基地大闹一翻。到那个时候，恐怕我是没能力保住她了。

我只能费劲的给她解释，说现在阑尾被切掉了，伤口刚刚愈合，还不能下地走路，住在亲戚家里暂时不能回学校去.....我还没说完杨蒙就喊了起来：「啥？！都一个月了还没长好？！」

「呃.....我长的慢.....」意识到有了纰漏，我赶紧找补：「其实前两天都已经快好了，但一不小心刀口又感染发炎了，嗨，这闹得.....」

「呃，那你、你可得小心点，自己注意好了身体，别再感染了.....」杨蒙一边抽噎着一边说。我顿时绝望到抓狂，这她也信？！

费了半天口舌，总算把她给劝住了。最后挂电话的时候，杨蒙一再叮嘱：「记得要给我打电话啊！一定要经常给我打电话啊！你不给我打，我就给你打！」

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拜拜.....」我挂了线，看着手机无奈的想，以后没得清静了。老是觉得自己被外边的世界忘记了，但只有当失去的时候，才知道珍惜。天啊，继续忘记我吧。

天津，今夜请把我遗忘。

打发了杨蒙，我正要去睡个回笼觉，队长凶器忽然喊了一声：「好了，大家都收拾收拾，去洗把脸撒个尿，一会就要出发鸟！」

「出发，去哪啊？」我看了看外边的大太阳，晨跑，不可能吧，这都几点了，再说今天周日啊。

「每过四个星期，到了周末就出去狂欢一次，这是基地的传统项目。」留着一侧偏分，长的有点像流行歌手王杰的阿强推了推我：「在这一个月都憋坏了吧，今天哥们带着你出去好好玩玩。」

「呵呵，阿强，憋坏的是你小丫的吧，非要西毒一块跟你背黑锅。」小妖接过话，跟阿强打打闹闹，两个人发出一阵阵的淫笑。我看了看宿舍，乃昆不在，问道：「教练呢，出去玩的话打个电话叫他一起吧。」

「你还是算了吧，别招惹他了。他知道我们今天出去玩，昨天就一个人自己回市里了。」凶器耸耸肩，「别看教练不比我们大几岁，他可是老古板，连唱卡拉 OK 都不会，标准的清心寡欲型。」

听了凶器的话，我琢磨了一下，还真是，乃昆长那个样子，就不像是会唱卡拉 OK 的。

门口一辆破吉普车，一辆掉了漆的红色夏利。我选了夏利坐，感觉小车更舒服一些。阿强坐了副驾驶的位置，打开收音机听起流行歌曲来，哼哼唧唧的。

「阿强，你能不能有点追求，听点有营养的东西？」凶器打着了火，发动车子道：「换个频道。」

没办法，教练不在的情况下，队长就是老大。阿强只能乖乖地调台，「吡啦啦」传出一阵杂音。

「喂，这位朋友啊，你说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你在每次行房的时候……」忽然一个清晰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，如同一股清泉淌过我们的心田。凶器立刻道：「唉，这个好，就听这个。」

「这不是津城夜话吗？怎么大白天的也放这个？」阿强一脸郁闷。

「重播呗，这节目火啊。」凶器一边陶醉的听着一边说。

这个节目我倒是第一次听，不由得有些好奇。听了一路，我也基本上明白了，这个节目就是几个心理咨询专家坐阵，然后有听众轮番打电话过来询问，然后专家予以解答。提出的问题一开始貌似很新颖，但听得多了，也没什么新意，翻来覆去就那几样。不是我的短了，就是我的痿了，要么就是嫌自己时间不够长。够长够猛的又嫌对方不和谐，反正就是逃不出床上那点事儿。还有个女的打电话过来说，一到最关键的时刻她就忍不住大喊大叫，搞的街坊四邻都很有意见，问怎么办。我都怀疑这女的是不是托，要是我，打死也不打这个电话。

专家的解答也乏善可陈，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。不是说你压力太大，就是说你睡眠不好，情况再严重一点的，就说你可能有点神经质，平时注意保持好情绪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人家

觉得那玩意太短跟压力太大有什么关系，难道压力太大还能影响长度？马克思一早就教导我们，物质决定意识。这帮专家很明显哲学学的不好，公开宣扬唯心主义。

车子跑了半天，在津城夜话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们也到了目的地。好久没来市里，一下车还真觉得是一片繁华，我抬头一看，正对着我们的是「红川娱乐城」。

2

红川娱乐城。很大很气派，很好很和谐。

「娱乐」两个字，在中国可谓是博大精深，包容一切，无法言明，总之感觉一切不太良好的东西都跟娱乐有关。本来好好的一个词儿，「老师」臭了，「小姐」臭了，「娱乐」也臭了。

下了车，哥几个没有直奔娱乐城而去，而是进了旁边的一家川菜馆，胡吃海喝了一顿，光大虎自己一个人就干了六瓶雪花啤酒。吃过饭后，几个人带着满身的酒气，醉醺醺的进了红川娱乐城。

我们径直上了二楼的 KTV，要了一个大的包间。上了一桌子的瓜子啤酒花生豆，把门一关哥几个就飙起歌来。

这 KTV 的音响效果极好，立体环绕声出来的效果清晰醇厚。再加上哥几个都喝多了酒，劲头刚刚上来，不管是谁抢到麦克风都是高歌一曲，卯足了嗓子吼，震得桌子上的啤酒瓶子都嗡嗡直颤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两个麦克风根本就不够用。为了抢麦都快打起来了。大虎好不容易抢到了麦，随后一首气势磅礴的《纤夫的爱》唱的让人热泪盈眶。那调跑的.....简直太奔放了。

KTV 我在老家也唱过几次，其实还有点感觉。但看他们激情四溢的挥洒着自己的音乐才华，我只好坐在一边嗑瓜子。就这样唱了两个多小时，我耳朵都快被震聋了，凶器把麦克风抢去说道：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适可而止啊。西毒到现在一首还没唱呢。」

「你们唱行了，我对这玩意儿没瘾。」我一边磕瓜子一边说。妈的，磕了两个多小时，我嘴都麻了。

「那不行，一块出来玩，都得来两首。我这个当队长的，总得一碗水端平吧。」凶器把话筒递给了我。得，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也不好拂了他面子，我便接过了麦克。

「唱啥歌？」坐在点歌机旁边的小妖问。

「我自己来吧。」我坐了过去，翻着菜单。翻到「M」字母开头的一栏，猛的眼睛一亮，没想到，竟然有这个组合的歌？

怎么可能，难道他们出名了？不过菜单上只有他们的两首歌，我苦笑一声，明白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出名，这两首歌，或许只是在网络上略有传播罢了。没想到这家 KTV 收录得还挺全。

我点了一首「梦机器」的歌。名字叫做《青锋》。

「梦机器」是一个组合，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那女的是我表姐。她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组建了一个电子乐队，一直梦想着有登台表演的那一天。当时我上高三，表姐知道我文采不错，平时颇能写点东西，便让我帮她写点歌词。在她的一番彩虹屁吹捧下，飘飘然的我自然效犬马之劳，其中就包括这首《青锋》。表姐后来给我听了那些歌，很不错，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出名。

舒缓的音乐响起，带着一丝空灵的中国风。我看着屏幕，唱了起来。

日夜想要解脱，

却终不为过。

一千年的时间，

仍预料不到结局的寂寞。

你只要慢慢离去，

你不要再声声唤我，

我今日淬火，

不得触摸。

山下剑炉泉水，

身边无数过客。

流转人间，

多少失足又成千古过错。

青锋流动，

百步无形，

我身在地狱却有一念之间，

铺就梅花香墨。

.....

一歌唱毕，全场竟然鸦雀无声。哥几个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半晌小妖才问道：「这是谁的歌。这么好听，之前怎么没听过？」

「小乐队，不出名。」我淡淡说道，装逼于无形。

「西毒，再来一个。还有一首呢，唱了吧。」不等我说话，小妖就自动的帮我点了下一首。

是「梦机器」的《诸神混乱》，KTV 里一共就这两首歌。当然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写的。

不要再看流沙，

指间流去尽是繁华。

祈求所有的保佑落下，

烽火顺着帷幕轻滑。

一切梦幻，

一切泡影，

往事如同隔夜陈茶。

西域洞窟斑驳壁画，

塞外佛像万仞山崖。

玄奘从这里走过有夜郎自大，

诵经无数口号抚平参差狼牙。

不生不灭，

不垢不净吧，

芸芸众生灵魂在此，

万物清明，

一切如他。

.....

唱完之后，哥几个迷瞪着眼，一幅意犹未尽的样子。凶器愣了半晌说道：「不对啊，原来怎么没听过这歌？」

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」我放下了麦克风说道。

短暂的中国风带来的一阵清新空气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嘈杂淹没了，他们接过麦克，继续没心没肺的吼着，一副舍我其谁天下独尊的样子。当我嗑到第五包瓜子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发泄完了压抑的音乐欲望，一个个满足的走出了包间，只留下一桌的空酒瓶和一地的瓜子壳。包间看上去好像被壮汉撕扯过的少女一般可怜。

我原本以为今天的娱乐活动要结束了，他们又继续上了五楼。五楼的门口上写着「红川洗浴。」

我们刚一走进来，立刻就有个四十多岁，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女人过来招呼，热情大方，不卑不亢，很明显受到过良好的职业性训练。

「何姐，有一阵子没见了，都快想死我了。」小妖这家伙看起来跟这女人很熟，还顺便在她腰上摸了一把。

何姐嗔笑着拍了一下小妖，转身说道：「哥几个先坐着，我叫几个小妹陪你们说说话。」

大家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我环视四周，装饰的很漂亮，相当有品味，墙上还挂着半裸出浴的仕女图和古典油画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这才是今天「娱乐」的重头戏。我坐在那里，忽然没来由的一阵紧张。

「洗浴」，恐怕是个男人都知道什么意思。我没来由的一阵发虚，转头看看他们几个，却是司空平常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谈笑风生的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五个小姐才从门口呼啦呼啦的走了进来，站在了我们面前。何姐跟着走了过来，带着极不自然的笑容说道：「哥几个，先让这几个陪你们说会话。」

我抬头一看那五个小姐，就明白何姐为什么笑的那么不自然了。这五个姑娘一溜站开，相貌平平，毫无姿色，就好像在路边等着找工作似的，看上去让人没有任何欲望。其他四个还勉强凑合，只能用普普通通来形容，也就是一般人。而有一个却长的让我终生难忘。

这姑娘个子不高，脸盘不小，怎么瞅怎么像凤姐。她穿着一双造型夸张的高跟鞋，站在那里瞪着一双死鱼眼毫无表情的瞅着我们，就像在马路边上瞅着一堆发干的狗粪。她不笑还好，随后的勉强开口一笑，大嘴叉子差点咧到了耳朵根，让我几乎当场晕过去。

这一次的非正式会晤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，以至于后来凤姐横空出世，我都怀疑是不是这姑娘又重出江湖了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

何姐这么干练的女人，这个时候也显得极不自然，站在那里一脸不好意思的讪笑着看着我们。就算不说，我也知道，这肯定

是他们娱乐城压箱底的角色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拿出来示人的。

小妖站了起来，脸色难看的好像刚吃了屎一样。他带着几分愠怒：「何姐，怎么个意思，诚心拿兄弟几个开涮啊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小妖兄弟，你先坐下，听我说。」何姐赶紧劝小妖坐下，陪着笑脸道：「是这样的，今天周末，来玩的客人也多，小姐们都应付不过来，确实有点紧张。二炮哥带了几个兄弟来玩，就要了十来个小姐陪唱，你看，我们谁也不能得罪不是……」

「哪个二炮哥？」凶器皱着眉头。

「二炮哥，塘沽的刘二炮啊，洋货市场都是他的场子。」何姐说道。

「我还以为哪个二炮呢，原来是这家伙啊，他现在也是哥了？」凶器冷哼了一声，问道：「他在哪个房间？」

「二楼，206，KTV包间。」何姐赶紧答道。看来她对这个二炮哥也是心有不满。

「这家伙当时跟李哥混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跑腿的杂碎，没想到一年多不见，他现在还得瑟起来了。」凶器转头说道：「小妖，西毒，阿强，你们三个下去一趟瞅瞅。」

「哎哎，小妖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可千万别打起来啊……」何姐忙不迭的在后面叮嘱道。我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心道干嘛行都不

容易啊。

阿强二话不说，一脚踹开了 206 包房的门，「哐当」一声巨响。那个正搂着一个小姐，捧着麦克风陶醉忘我的歌手陡然愣在了那儿，一脸怔怔的看着我们。刚刚还喧闹的包间一时间鸦雀无声，都被我们突然的出场给震住了。一个混混的手一边在怀里的小姐的胸上摸着，一边抬头吃惊的看着我们，样子奇怪至极。整个房间里只有音乐的伴奏还在响着，是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。

「他妈的，你谁啊，想死啊！」那个摸着小姐胸的家伙第一个反应了过来，很不情愿的拿开了他的手，站起来指着我们骂道。

我迅速的扫视了一下这个包间，有六个男人，分散的坐在周围一圈的沙发上。但在包房里的小姐却有九个，平均一个人能占俩不到，占一个有点多，我不禁为他们怎么分而在心中迅速的计算了一下。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瞎操心，在最中间的一个沙发上，一个光头的家伙坐在那里，他左右一共搂着三个小姐。我轻呼了一口气，这样一来就好算多了。

我们三个踹开了门，站在那里，也不说话，就冷冷的盯着他们。对方「呼啦」一下都站了起来，有两个已经把啤酒瓶抄在了手上，一边朝我们走来一边骂着：「妈的，从哪蹦出来的，找死是吧。」

「等等.....哥几个混哪的？」那光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制止了他手下的动作，推开旁边的两个小姐向我们走来。

我可以肯定这个光头就是二炮。老大就是老大，在一群小弟中间果然显得鹤立鸡群，气度不凡。他踱着将军步走到门口，带着一脸狞笑：「你们混哪块的，我的地方也敢随便踹，找练来了是吧，活腻歪.....哎呀，强哥，这不是强哥嘛？！」

态度陡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二炮急忙转身，对着他的小弟叫道：「关音乐，关音乐！」随后刚过高潮的《心太软》戛然而止，包间里彻底清净了。二炮再转过身来，已经是换了一副嘴脸：「强哥，哎呀，还有小妖兄弟，这位是.....呵呵，你们怎么也来玩了？」

他身后的小弟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尤其是那两个手里拎着啤酒瓶子的，站在那里好生尴尬。

「今天周末嘛，兄弟几个没事就过来玩玩，没想到正好碰见二炮哥也在这里高兴，真是巧啊。」阿强笑着答道，但话里藏针。

「呵呵，高兴，高兴。」二炮陪着笑脸道：「三位一块坐下来玩会，唱几首歌？我让服务员再送箱啤酒过来。」

「不玩了，楼上的兄弟们还等着呢。可是今天没有小姐，他们几个都在那发火呢，我得赶紧上去.....」阿强说着，又故意朝包间里扫了一眼，「哎呀，二炮哥，你这里小姐倒是不少啊。」

「陪唱，陪唱，搞搞气氛嘛。」二炮也是明白人，立刻就知道了什么意思，「就是多叫几个过来热闹一下。呵呵，呵呵，正想让她们上去呢。」

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也不妨碍二炮哥高兴了，你们接着唱。我今天喝的有点多，不小心踹了你们的门，二炮哥，不好意思哈。」阿强拱手说道，算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。

「好好，等会儿下来玩玩，唱几首歌啊.....」二炮满脸笑容的目送我们离开。我走在最后面，隐约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对话声。

「炮哥，为什么不叫我们动手？」

「动手，动你妈了个逼！你知道他们是谁的人，他们随便一个就能放倒你们一屋子.....」

4

虽然我很不喜欢这种从别人手里抢女人的方式，但至少这样能让那个跟凤姐神似更加貌似的小姐快速从我眼前消失，于是我就默认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八九个小姐款款走了上来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。这几个好多了，完全符合期待。刚才在我们面前的那五个小姐已经消失了。何姐说，把她们派到下面陪二炮唱歌去了。我忽然对二炮哥产生了深深的同情。

他们每人挑了一个，搂着进去 happy 了，最后给我剩了一个看起来年纪比较小的，还保留着一丝青涩。我原以为他们是照顾我，后来阿强给我说，来这里找乐子的，不是找感情的。挑小姐，就挑那种风月老手，技术熟练。看见略带羞涩的，肯定是刚入行不久，玩不起来，到了关键的地方，还得你教她。图啥啊，花钱来这里给他培训员工来了？

那小姐领着我，慢慢穿过一条在昏黄色的灯光下显得无比神秘而且深邃的走廊。走廊两边挂着许多油画印刷品，都是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所作的裸体画，男的肌肉健硕，女的皮肤白皙，充满了力与美的表达，让人看去顿生艺术敬仰之情。我忽然发现，洗浴城里是悬挂裸体油画最多的地方。在中国，你想寻找一些文艺复兴的气息，还真得来这里好好逛逛。

她在一扇门前停下了，轻轻推开，带我进去。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套间，散发着柔和的红色灯光。气氛温馨，干净整洁，从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的紧张情绪。

我坐在床边，装着若无其事的翻看着床头的「爱人」杂志，刚刚平复的紧张情绪忽然又涌了上来，甚至能够听到自己「怦怦」的心跳声。那小姐忽然甜甜的问道：「先生，你要不要先洗个澡？」

听这职业性的声音，看来以为她青涩还真是误会她了。骑虎难下，我只能说：「好。」

我正站在淋浴下面冲澡，毛玻璃推拉门忽然开了，那个小姐探了一个头进来。我急忙下意识的捂住了自己的要紧部位：「你干什么？」

话一出口，我就尴尬的想钻进地缝里去。都到这儿了，还能干什么？

「帮你洗澡啊，给你搓搓背。」小姐看我这样问，也是一愣，没有进来，就在那露着一个脑袋，看上去跟聊斋似的。

这太尴尬了，我急忙道：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就洗完了。」

我匆忙擦干身体，裹着浴袍走了出来。屋内的灯光更加暧昧，那个小姐就躺在床上，只穿着内衣等着我。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她的身体仿佛一座宝藏，里面蕴涵着无数想让人探究的秘密。我的脑袋「嗡」了一下，仿佛被瞬间击中。

「先生，刚洗完澡好香哦……」她坐了起来，帮我缓缓褪去身上的浴袍。当她靠近我的时候，我闻到了她身上所散发的那种独特的女性气息。那是我第一次跟女人如此亲密的接触，眩晕感好像海浪一样不停的拍打着我的神经。一切有关人生、命运的思考都在那一刻停止了流动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脱衣动作，我却浑身都战栗了一下。

「先生，你冷吗？」女人停下了正在脱我衣服的手。

「不冷啊，怎么了？」

「那你身上怎么起了一层鸡皮？」

我低下头看去，果然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汗毛全都竖了起来。衣服还没脱完呢就激动成这个样子，真是让人汗颜。我急忙说道：「哦，哦，刚洗完澡，是有一点冷。」

很久很久以后，我还记得那种感觉，那种浑身一个战栗的舒爽感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体会过，不管用什么方式。或许，人生只有那么一次体验这种感觉的机会，可惜的是，我却把它送给了一位只有一面之缘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。

女人看到我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又重新给我裹上了浴袍：「那你再暖和一下吧。」接着，她转过身，手伸到背后去解自己的内衣。

「等，等一下。」我竟然鬼使神差的抓住了她的手，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。

「先生，怎么了？」她回过头问道，一脸疑惑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在她即将要解开自己内衣的一瞬间，我脑海中忽然跳出了阿果的身影。她坐在那里，抽着烟，精致的脸庞如同一个堕落的精灵。紧接着，杨蒙的身影竟然也跳了出来，那个晚上，她在路灯之下凝视着我，眼神中流动着彩色的哀伤。这两个女人的身影如此不合时宜的出现，恰如冰山一般瞬间熄灭了我所有欲望的火焰。

我抓着这个女人的手，迟疑了一下道：「不用解开，就这样就好。」

「哦，原来先生喜欢这样的啊，那也好。」女人松开了手，转而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单子递给我，「先生，你看一下，喜欢先玩哪个？」

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，全是一些「冰火、毒龙、漫游」之类的项目。我虽然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的，这些玩意儿具体不了解怎么个玩法，但想想也能大体估摸出来。我放下了那张单子，说：「我不喜欢这些.....这样吧，你陪我说会儿话行了。」

话说完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辜负人家。

「先生，难道你对我不满意吗？」她有些委屈，「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会再换一个小姐过来的。」

「不，不是，我今天确实有点.....太累了。」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。

女人立刻惊慌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「先生，你别这样，等一下这张单子上的每一项还要你签字呢。你要是哪一项不满意，领班还要扣我钱呢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这个钟就白上了.....」

「满意，满意，我一会都给你签上字行吧。」我这人就见不得女人急，忙说道：「我不会让你被扣钱的，只是，你就陪我说会话行了，今天我没心情。」

女人这才止住哭腔，拢了拢头发看着我：「说话？说什么？」

「随便说什么，聊聊天呗。」我尴尬一笑。

「那你趴下，我给你按摩吧。」女人披上了一件外套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幽怨，好像我没有上她，反而欠了她多大情似的。

我趴了下去，浑身放松，女人开始在我身上忙活起来，很舒服，相当受用。我抱着枕头问道：「你原来学过按摩吧？」

「原来跟过一个松骨的师傅。」女人答道，手上并不停下。

「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我开始没话找话。

「你叫我 25 号就行了。我在这里是 25 号，下次来还记得找我。」

「嗯.....25 号，听你口音，你是南方人吧？」

「贵州的，穷地方。」

她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跟阿果的第一次对话，她也是这么回答我的。我突发奇想：「问你个人，叫阿果，你认识不，也是贵州的，你们老乡。」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这太白问嘛，她干这个的，怎么能认识阿果呢。

「阿果啊？我认识她啊！」25 号一边用力拧着我的腰一边说。